

安托萬 · 德阿加塔 挑戰傳統追求極限的法國攝影家

Antoine d'Agata

A French Photographer Who Challenges Traditions and Pursues Extremes

文 | 詹彩芸 Chan Tsai-Yun

2013年11月2日，一個悠閒的周六下午，北美館迎接一位來自法國的國際知名攝影家安托萬·德阿加塔（Antoine d'Agata），在這場與大師有約的對談中，面對眾多的年輕人，他真誠且無私地進行自我剖析與創作歷程的分享，對習於傳統價值觀念、追尋舒適安全道路，甚至禁錮於學理分析之人士而言，他所提出之見解無疑是對他們的當頭棒喝與一大挑戰，同時也為正在創作道路上尋覓的年輕藝術家，導引出一條可能的路徑，以及在面對創作時應該建立誠實面對自己與勇於面對挑戰和創新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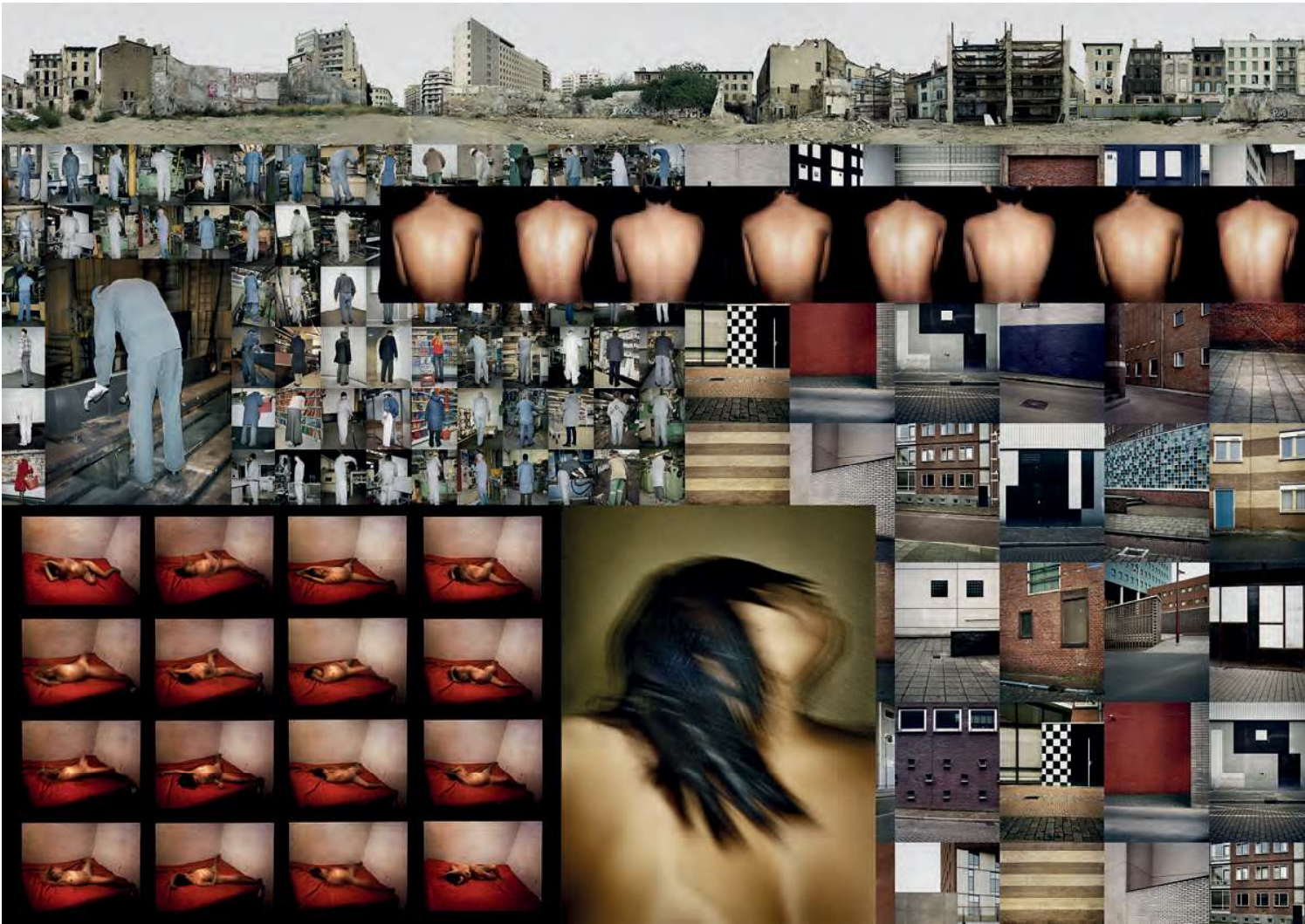
用冷靜觀察世界 · 用生命書寫作品

深具哲學省思的他，在回應每一個提問時都會回到哲學所探討的最根本問題之一：存在。對談一開始他的破題便是：「藝術家和攝影師這一職業是很孤獨的，我們經年累月都是獨自一人。……」也是因為這一種生命的存在狀態，讓他有機會不斷地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與方式，以及用冷靜、關懷但批判的態度觀察諸多社會現象，尤其是在有形或是無形的強權欺壓弱勢族群的議題上，更是以柔性但強而有力的影像來代為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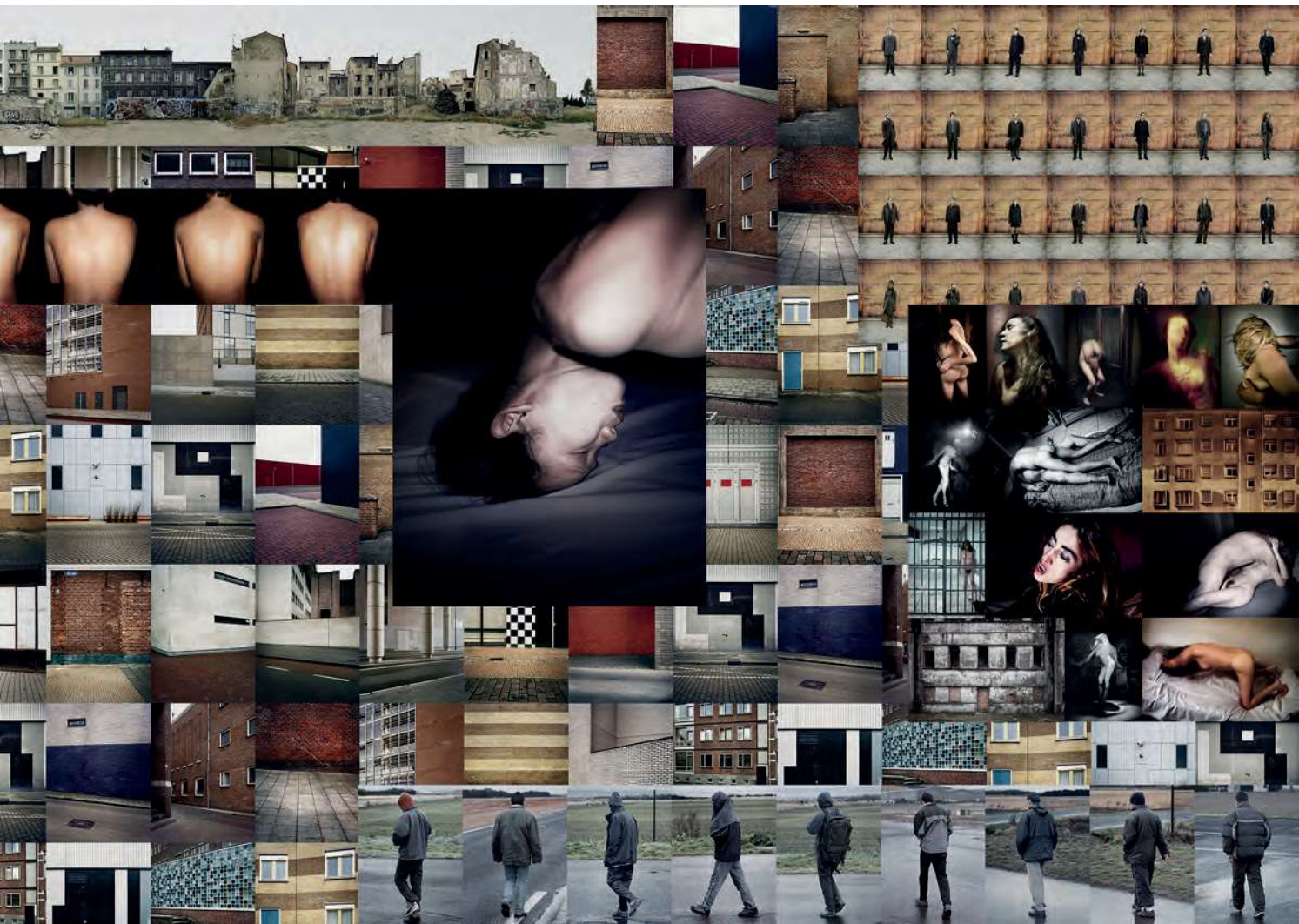
由於其常年的生活經歷，「暴力」成為他特別關注的議題。他說：「在我15年的攝影師生涯中，我總是嘗試拍攝這個世界的暴力。對我而言，暴力有兩種：一種是白天的暴力，我們可透過報紙及電視察覺到，它是一種機構的暴力（une viol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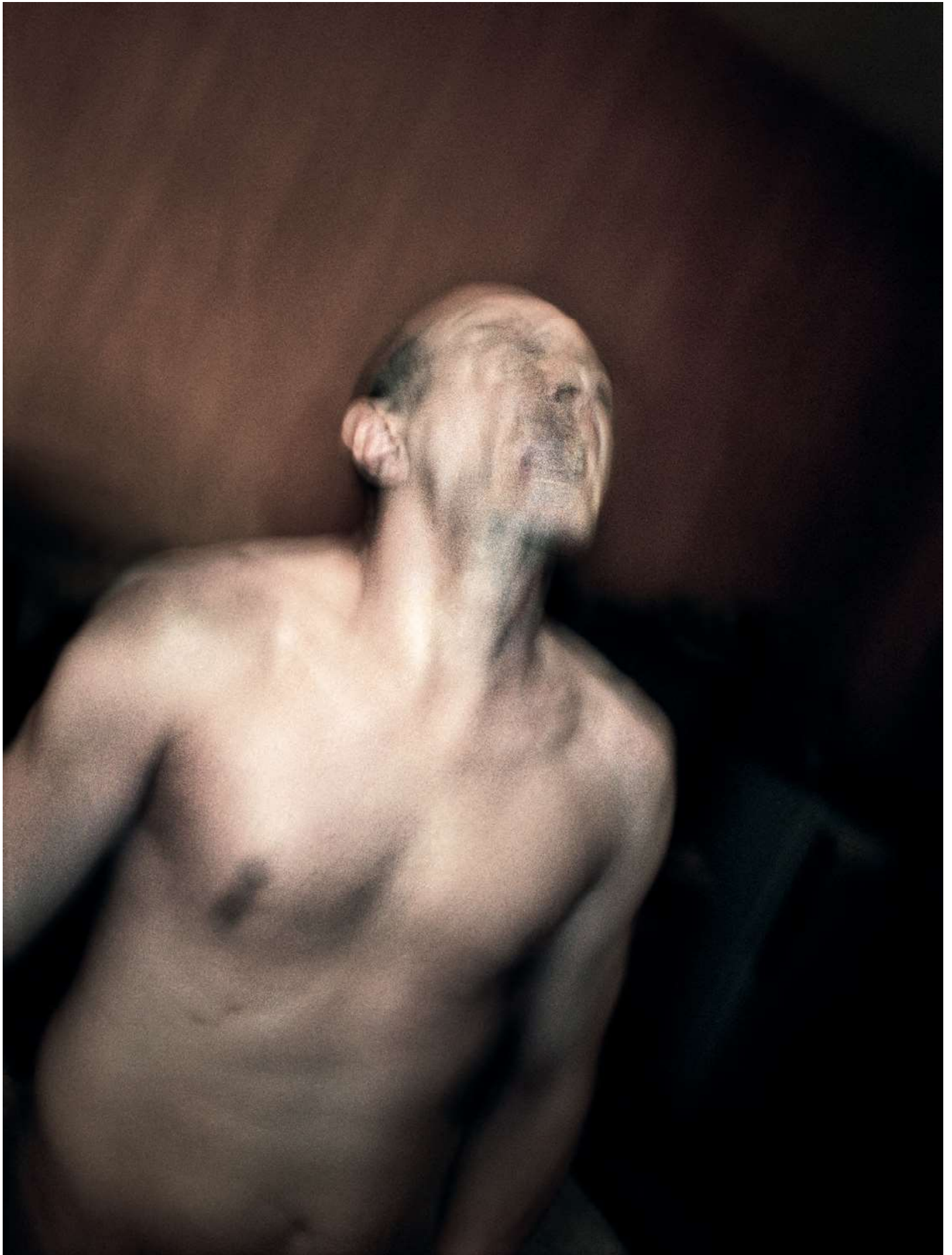
institutionnelle），它是政治的、經濟的，它是一種施加於一無所有的人身上的暴力，這是白晝影像所要傳達的訊息，我是以處於外部且有距離的角度來拍攝；另一種暴力是夜晚的暴力，是我熟知的暴力，因為我17歲開始，就生活在夜晚的世界，是一種社會邊緣人、不受社會約制的一群人及一無所有的人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暴力。他們嘗試藉由毒品、性、暴力來找到存在的方式，這種暴力是令人難也接受的，但是卻是必要的（essentielle）。」由於機構的暴力是大家難以察覺、視而不見且往往習以為常的，使得弱勢族群顯得更為弱勢，也就說，更無法選擇其存在的方式。

德阿加塔這種深刻的親身經歷，讓他很有意識地藉由攝影這一創作媒材抽樣地記錄社會邊緣人，如妓女或吸毒者的生活方式。德阿加塔不僅以攝影家同時也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姿態呈現在觀眾面前，他身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雙重角色；對他而言，攝影創作就像是書寫日記一般，非常個人且私密，這與採用報導式或是人道主義式，以第三者（旁觀者）有距離的角度來拍攝是有所區別的，他引用英國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話來說明之間的差異，培根說：「我不是畫世界的殘暴，我是畫面對殘暴的吶喊。」（Je ne peins pas l'horreur du monde, mais je peins le cri devant l'horreur.）相同地，對德阿加塔而言，他並不是要呈現壯觀的恐怖影像，而是要表達他對這個暴力世界的感受、吶喊、害怕和慾望。



〈Odyssea (fragment), various locations〉〈奧德賽(碎形),各地〉, Printed wall paper, 410 x 1100cm, 2013
© Antoine d'Agata / Galerie Les Filles du Calvaire, Paris





〈Untitled, Phnom Penh〉 (無題, 金邊) · C-Print · 180 x 120cm · 2007
© Antoine d'Agata / Galerie Les Filles du Calvaire, Paris



〈Untitled, Siem Reap〉（無題，暹粒），C-Print，180 x 120cm，2008
© Antoine d'Agata / Galerie Les Filles du Calvaire, Paris

獨特的創作方式

德阿加塔表示他受文學的影響很大，特別是一些法國作家的作品，如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及安托萬·阿爾托（Antoine Artaud），但他從不希望他的攝影作品成為小說的插圖，相反地，他想要藉由小說來豐富攝影經驗，豐富他的存在。事實上，他有一個方法和技巧把文學和攝影做非常巧妙地結合，而且是在拍攝〈Aka Ana〉這部影片時（2007年22分鐘的短片，2008年拍攝同名的1小時長片），開始有意識的使用這個技巧，他說：「當我工作或旅行時，在工作開始之前，我會寫一個虛構的劇情，也就是說，我嘗試想像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故事，盡可能的極端，盡可能的緊湊，就像是虛構的小說，是我夢想中的人生，這夢也可能是惡夢。透過想像，我描

寫最好、最壞、最強的情境；之後，當我去到某一個地方，生活在其中時，我嘗試把生活過到小說中所描寫的情境，這就是我所運用的技巧。」當他所關注的暴力議題，也包含在他所虛構的小說內容時，他說：「把暴力推到極至就是生命的盡頭。」他用看似危險、邊緣、難以被接受的方式來書寫其個人生命，目的不僅是要更真實地存在、更像自己、行為更獨立，創造出自己的生活外，同時也是對主流及傳統意義上所認可與推崇的攝影內容和其形式提出嚴正的挑戰。他說：「從攝影史的角度來看，攝影被視為事實的一種見證資料、一種觀察，150年來都是如此，但我們都忘記，繪畫、雕塑、文學都是在工作室內執行，但是攝影強加於攝影師必須在事件當中。對我而言，攝影語彙說的是經驗，而不只是處在那兒觀察而已，攝影師必須承擔起他處於正在發生的事件中的角色與責任以及因事件所引起的情緒，所有有關身體、神經及感受的面向的承擔，所有這一些，在攝影中都被遺忘了，這些所有與攝影師有關聯的東西，我都想把它們融入影像中，而不是表象的觀察或觀看而已。」

小結

德阿加塔一以貫之的生活與創作態度，可以確認的是，他攝影作品中被視為驚世駭俗的題材選擇，並非是為了沽名釣譽；他甚至更明確地表示，他並不是要證明自己夠優秀夠好，所以可以成為國際公認攝影界的龍頭機構 Magnum 的一員，而是有策略地進入該機構，成為機構中的微生物，帶來內部的改變甚至質變，成為他所認為的危險東西（意指：舒適、協調、規格化、被動、無力感、標準規則）的「抗體」（anti-corps）。他不斷地對主流與傳統提出質疑，破壞這一些，以創造屬於自己的道路，而今天他的盛名很有可能讓他的攝影風格成為攝影的主流或是傳統，而他又將如何因應呢？

備註：引言截錄自2013年11月2日座談會時，安托萬·德阿加塔以法文發表的言論，作者中譯。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研究員兼組長